晉書斠注

晉書斠注卷三十二

錢塘吳士鑑
烏程劉承幹 同注

列傳第二

后妃下

元敬虞皇后

元敬虞皇后諱孟母濟陽外黃人也父豫見外戚傳帝爲琅邪王納后爲妃無子永嘉六年薨時年三十五帝爲晉王追尊爲王后有司奏王后應別立廟令曰今宗廟未成不宜更興作便修飾陵上屋以爲廟御覽七百九晉建武

起居注曰立敬后廟廟薦所不用緣緣通典四十七曰王導與賀循書論虞廟云王所崇惜者體也未敢當正位入廟及毀廢之所不知便可得爾不循答曰漢光武於屬以元帝爲父故於昭穆之敘便居成帝之位而遷成帝之主於長安高廟今聖上於惠帝爲兄弟亦當居惠帝之位而上繼武帝惠帝亦宜別廟則虞妃廟位當以此定導又云戴若思欲於太廟立后別室循答曰愚以尊王既當天之正統而未盡宸居之極稱既名稱未極更於事宜爲難或謂可立別廟使進退無犯意謂以尊意所重施於今宜如有可爾理若全尊尋備昭穆既正則俯從定位亦無拘小別然非常禮無所取准於名　太則未滿於禮則變常禰以戴所斟酌於人情爲未安

興三年冊曰皇帝咨前琅邪王妃虞氏朕祇順昊天成命用陟帝位悼妃夙徂徽音潛翳御于家邦靡所儀刑陰教有虧用傷于懷追號制謚先王之典今遣使持節兼太尉萬勝奉冊贈皇后璽綬祀以太牢魂而有靈嘉

玆寵榮乃祔於太廟葬建平陵太寧中明帝追懷母養之恩贈豫妻王氏爲邛陽縣君御覽二百二引晉中興書邛陽作邢陽從母散騎常侍新野王罕妻爲平陽鄉君案宣五王傳新野王歆無子以兄子劭爲後永嘉末沒於石勒此云新野王罕豈以劭既沒於石勒而別立罕以嗣歆封耶

豫章君周家祿校勘記曰當照總目作荀豫章君

豫章君荀氏元帝宮人也初有寵生明帝及琅邪王裒由是爲虞后所忌自以位卑每懷怨望爲帝所譴漸見疏薄及明帝卽位封建安君別立第宅太寧元年帝迎還臺內供奉隆厚晉書校文三曰晉中興書御覽引言荀氏初以微賤入宮生肅祖而出嫁爲馬氏妻太寧元年馬氏卒肅祖迎母還宮稱建安君然則荀曾爲中宗所遣嫁傳曰別立第曰迎還宮隱約

其辭葢有所諱也宋明帝紀永昌元年閏月庚寅封建安郡君郡字疑誤衍葢薨後始贈豫章郡君不應初封即爲郡君也本傳似得實及成帝立尊重同于太后咸康元年薨文選齊敬皇后哀策文注晉中興書曰肅祖太妃荀氏薨案本傳失載封太妃事惟云尊重同于太后則當時必晉封也詔曰朕少遭憫一作愍凶慈訓無稟撫育之勤建安君之仁也一旦薨殂實思報復永惟平昔感痛哀摧其贈豫章郡君御覽二百二晉中興書曰追贈豫章君謚曰恭惠別立廟于京都

明穆庾皇后

明穆庾皇后諱文君潁川鄢陵人也父琛見外戚傳文選讓中書令表注王隱晉書曰琛第二女御覽一百三十八晉中興書曰左將軍琛第三女后性仁慈美姿儀元帝聞之聘爲太子妃以德行見重御覽一百三十八晉

中興書曰后少以珪璋特異令儀淑美故中宗爲肅宗納焉初爲世子妃仁和有禮深見敬重初學記十晉起居注曰元帝大興元年上臨軒使册命拜晉王妃庾爲皇太子妃案御覽一百四十九引元年誤作五年晉王妃作晉王太子妃葢初學記誤脫太子二字也明帝即位立爲皇后册曰妃庾氏昔承明命作嬪東宮虔恭中饋思媚軌則履信思順以成肅雝之道正位閨房以著協德之美文選齊敬皇后哀策文注引晉中興書之美作之義書鈔二十三引中興書正位閨房上有修教於内四字朕夙罹不造煢煢在疚羣公卿士稽之往代僉以崇嫡明統載在典謨宜建長秋以奉宗廟是以追述先志不替舊命使使持節兼太尉授皇后璽綬夫坤德尚柔婦道承姑崇粢盛之禮敦螽斯之義是以利在永貞克隆堂基母儀天

下潛暢陰教鑒于六列考之篇籍禍福無門盛衰由人雖休勿休其敬之哉可不慎歟及成帝即位尊后曰皇太后御覽一百三十八晉中興書曰后生顯宗成皇帝顯宗即位尊后曰皇太后羣臣奏天子幼沖宜依漢和熹皇后故事辭讓數四不得已而臨朝攝萬機書鈔二十三御覽一百三十八晉中興書曰臨朝攝政以寧天下后兄中書令亮管詔命公卿奏事稱皇太后陛下咸和元年有司奏請追贈后父及夫人母丘氏案虞預傳云本名茂犯明穆皇后母諱是毋丘氏名茂也后陳讓不許三請不從及蘇峻作逆京都傾覆后見逼辱遂以憂崩時年三十二御覽一百三十八晉中興書曰蘇峻作逆王師敗績后以幽逼崩年三十三后即位凡六年其後帝孝思罔極贈琛

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毋丘氏安陵縣君從毋荀氏永寧縣君御覽二百二引晉中興書安陵作安陽永寧作永宣何氏建安縣君亮表陳先志讓而不受

成恭杜皇后

成恭杜皇后諱陵陽廿二史攷異二十一日按宋書州郡志杜皇后諱陵此衍一陽字也咸康四年以后諱改宣城之陵陽縣爲廣陽可證后名無陽字京兆人鎮南將軍預之曾孫也父乂見外戚傳成帝以后奕世名德咸康二年備禮拜爲皇后即日入宮帝御太極前殿羣臣畢賀晝漏盡懸籥百官乃罷后少有姿色然長猶無齒有來求婚者輒中止及帝納采之日一夜齒盡生改宣城陵陽

縣爲廣陽縣七年三月后崩年二十一外官五日一臨內官旦一本作日一入葬訖止后在位六年無子先是三吳女子相與簪白花望之如素柰傳言天公織女死爲之著服至是而后崩帝下詔曰吉凶典儀誠宜備設然豐約之度亦當隨時況重壤之下而崇飾無用邪今山陵之事一從節儉陵中唯潔埽而已不得施塗車芻靈有司奏造凶門柏歷及調挽郎皆不許又禁遠近遣使明年元會有司奏廢樂詔廢管絃奏金石如故孝武帝立寧康二年以后母裴氏爲廣德縣君書鈔四十八晉中興書妃后傳曰成帝策贈后母裴氏爲安樂鄉君御覽二百二引作廣德縣高安鄉君賜錢百萬布五百疋案本書但言廣德縣脫高

〔安鄉三字書鈔所引何書以高安爲安樂又脫廣德縣三字當從御覽所引何書爲是〕裴氏名穆長水校尉綽孫太傅主簿遐女太尉王夷甫外孫〔廿二史攷異二十一日按成帝諱衍故史家於王夷甫字而不名此晉史本文唐史臣因而不改爾〕中表之美高於當世遐隨東海王越遇害無子唯穆渡江遂享榮慶立第南掖門外世所謂杜姥宅云

章太妃〔周家祿校勘記曰當照總目作章周太妃〕

章太妃周氏以選入成帝宮有寵生哀帝及海西公始拜爲貴人哀帝卽位詔有司議貴人位號太尉桓溫議宜稱夫人尚書僕射江虨議應曰太夫人〔廿二史攷異二十一日按禮志桓溫議宜稱太夫人江虨謂可言皇太夫人與傳不同當從志〕詔崇爲皇太妃儀服

與太后同又詔朝臣不爲太妃敬合禮典不太常江逌議位號不極不應盡敬興寧元年哀帝欲服重江虨啟應緦麻三月通典九十五日哀帝興寧中哀靖皇后有章太妃之喪尚書奏至尊緦麻三月皇后齊縗朞毋逡駮云后服不踰至尊亦當緦麻也詔欲降爲朞年虨又啟厭屈私情所以上嚴祖考帝從之

康獻褚皇后

康獻褚皇后諱蒜子御覽一百三十八引晉中興書作康獻皇后褚氏字蘇子又一百五十一引作字蒜蘇爲蒜之誤又脫一子字河南陽翟人也父裒見外戚傳后聰明有器識少以名家入爲琅邪王妃書鈔二十三御覽一百三十八晉中興書曰名家應運及康帝卽位立爲皇后封母謝氏爲尋陽

鄉君及穆帝卽位尊后曰皇太后時帝幼沖未親國政領司徒蔡謨等上奏曰嗣皇誕哲岐嶷繼承天統率土宅心兆庶蒙賴陛下體茲坤道訓隆文母昔塗山光夏簡狄熙殷寔由宣哲以隆休祚伏惟陛下德侔二媯淑美關雎臨朝攝政以寧天下今社稷危急兆庶懸命臣等章惶一日萬機事運之期天祿所鍾非復沖虛高讓之日漢和熹順烈並亦臨朝近明穆故事以爲先制臣等不勝悲怖謹伏地上請乞陛下上順祖宗下念臣吏推公弘道以協天人則萬邦承慶羣黎更生太后詔曰帝幼沖當賴羣公卿士將順匡救以酬先帝禮賢之意

且是晉德世濟之美則莫重之命不墜祖宗之基有奉是其所以欲正位于內而已所奏懇到形于翰墨執省未究以悲以懼先后允恭謙抑思順坤道所以不距羣情固爲國計豈敢執守沖闇以違先旨輒敬從所奏於是臨朝稱制有司奏謝夫人既封荀卞二夫人亦應追贈皆后之前母也太后不許太常殷融議依鄭玄義（兩雍本作議）衞將軍裒在宮庭則盡臣敬太后歸寍之日自如家人之禮太后詔曰典禮誠所未詳如所奏是情所不能安也更詳之（通典一百三十五殷融議曰鄭元復云公朝與歸寍別有二制尊卑迭用拜謁更施亦未詳斯議爲何所據十七史商榷四十八曰鄭康成議在漢獻帝時伏皇后父伏完事也通典六十七曰博

士徐乾依鄭玄議曰臣聞成均之法導以忠孝歷代同之故鄭玄議王廷正君臣之禮私覲全父子之親是大順之道又引康獻褚皇后答何充詔曰具所啟舊典誠無以相易然此實所悚懼不寧者也案當時議者固不獨殷融一人也類聚歟引征西將軍翼南中郎尚議謂父尊盡於一家君敬重於天下鄭玄義一作議合情禮之中太后從之自後朝臣皆敬哀焉帝既冠太后詔曰昔遭不造帝在幼沖皇緒之微眇若贅旒百辟卿士率遵前朝勸喻攝政以社稷之重先代成義僶俛敬從弗遑固守仰憑七廟之靈俯仗羣后之力帝加元服禮成德備當陽親覽臨御萬國今歸事反政一依舊典于是居崇德宮手詔羣公曰昔以皇帝幼沖從羣后之議既以闇弱又頻丁極

艱銜恤歷祀洮憂在疚司徒親尊德重訓救其弊王室之不壞實公是憑帝既備茲冠禮而四海未一五胡叛逆豺狼當路費役日興百姓困苦願諸君子思量遠算勠力一心輔翼幼主匡救不逮未亡人永歸別宮以終餘齒仰惟家國故以一言託懷及哀帝海西公之世太后復臨朝稱制桓溫之廢海西公也太后方在佛屋燒香內侍啟云外有急奏太后乃出倚戶前視奏數行乃曰我本自疑此至半便止（一無止字）索筆答奏云未亡人羅此百憂感念存沒心焉如割（御覽九十九孫盛晉陽秋曰溫奏未有此十五字郎奏遂迴換內之）溫始呈詔草慮太后意異悚動流汗見于顏色

及詔出温大喜簡文帝即位尊后爲崇德太后及帝崩孝武帝幼沖桓温又薨羣臣啟曰王室多故禍難仍臻國憂始周復喪元輔天下惘然若無攸濟主上雖聖資奇茂固天誕縱而春秋尚富如在諒闇蒸蒸之思未遑庶事伏惟陛下德應坤厚宣慈聖善遭家多艱臨朝親覽光大之美化洽在昔謳歌流詠播溢無外雖有莘熙殷妊姒隆周未足以喻是以五謀克從人鬼同心仰望來蘇懸心日月夫隨時之義周易所尚寍固社稷大人之任伏願陛下撫綜萬機釐和政道以慰祖宗以安兆庶不勝憂國喁喁至誠太后詔曰王室不幸仍有艱屯

覽省啟事感增悲歎內外諸君並以主上春秋沖富加
蒸蒸之慕未能親覽號令宜有所由苟可安社稷利天
下亦豈有所執輒敬從所啟但闇昧之闕望盡弼諧之
道於是太后復臨朝帝既冠乃詔曰御覽一百三十八引晉中興書曰泰
元元年太皇帝婚冠禮備遐邇宅心宜當陽親覽緝熙
后詔曰
惟始今歸政事率由舊典於是復稱崇德太后太元九
年崩於顯陽殿年六十一在位凡四十年太后於帝爲
從嫂朝議疑其服太學博士徐藻議曰案當從元本作藻宋書禮志二
誤作
恭資父事君而敬同又禮云其夫屬父道者妻皆母
道也宋書禮志二禮云作禮傳則夫屬君道妻亦后道矣服后以齊

母之義也宋書禮志二齊母作資母通典八十作資父會議逆祀以明尊卑宋書禮志二通典八十尊卑皆作尊尊今上躬奉康穆哀皇及靖后之祀致敬同于所天豈可敬之以君道而服廢於本親謂應齊衰朞從之

穆章何皇后

穆章何皇后諱法倪廬江灊人也案輿地紀勝三云晉何后宅在海鹽縣南三里並引輿地志云海鹽縣烏夜村晉何準居焉一夕羣烏啼噪乃生女他日復夜啼乃穆帝立準女爲后之日何準爲廬江人傳稱其州府交辟不就何由而居海鹽恐是後人依託未可徵信父準見外戚傳案御覽二百二引晉中興書作司空充之女芷誤以準兄充爲準也以名家膺選升平元年八月下璽書曰皇帝咨前太尉參軍何琦混元資

始肇經人倫爰及夫婦以奉天地宗廟社稷謀于公卿
咸以宜率由舊典今使使持節大常彪之宗正綜以禮
納采琦荅曰前太尉參軍都鄉侯糞土臣何琦稽首頓
首再拜皇帝嘉命訪婚陋族備數採擇臣從祖弟故散
騎侍郎準之遺女未閑教訓衣履若如人欽承舊章肅
奉典制又使兼太保武陵王晞兼太尉中領軍洽持節
奉册立爲皇后通典五十八王彪之册立皇后何氏文日維升平元年八月皇帝使使持節兼
太保侍中太宰武陵王晞册命散騎常侍女何氏爲皇后咨爾易階乾坤詩首關雎王化之本實由內輔是故
皇英嬪虞帝道以光妊姒母周胤嗣克崇皇后其祗勖厥德以肅承宗廟虔恭中饋盡敬婦道帥導六宮作範
儀於四海皇天無親惟德是依可不愼歟后無子哀帝即位稱穆皇后居永

安宮桓立奠位移后入司徒府路經太廟后停輿慟哭哀感路人立聞而怒曰天下禪代常理何預何氏女子事耶乃降后爲零陵縣君與安帝俱西至巴陵及劉裕建義（一作議）殷仲文奉后還京都下令曰戎車屢警黎元阻饑而饍御豐靡豈與百姓同其儉約減損供給勿令游過后時以遠還欲奉拜陵廟有司以寇難未平奏停永興三年崩年六十六在位凡四十八年（十七史商榷四十八曰永興當作元興自穆帝升平元年至安帝元興三年正四十八年）

哀靖王皇后

哀靖王皇后諱穆之太原晉陽人也司徒左長史濛之

女也后初爲琅邪王妃哀帝即位立爲皇后追贈母爰氏爲安國鄉君御覽二百二引晉中興書爰氏誤作爰民后在位三年無子興寧二年崩哀本紀在三年

廢帝孝庾皇后

廢帝孝庾皇后諱道憐潁川鄢陵人也父冰自有傳初爲東海王妃及帝即位立爲皇后太和六年崩御覽一百五十一引晉中興書作太和元年崩宋書禮志三亦云泰和元年五月海西夫人薨案海西公紀皇后庾氏崩于元年五月與何書宋志合是本傳誤也葬于敬平陵帝廢爲海西公追貶后曰海西公夫人御覽一百五十一晉中興書曰追貶海西公夫人無子太元九年海西公薨于吳周家祿校勘記曰十一年誤九年又以后合葬于吳陵

簡文宣鄭太后

簡文宣鄭太后諱阿春河南滎陽人也世爲冠族祖合臨濟令父愷字祖元安豐太守后少孤無兄弟唯姊妹四人后最長先適渤海田氏生一男而寡依于舅濮陽吳氏元帝爲丞相敬后先崩將納吳氏女爲夫人后及吳氏女並游後園或見之言於帝曰鄭氏女雖賤賢於吳氏遠矣建武元年納爲琅邪王夫人（御覽一百三十八晉中興書曰遂以德色納爲夫人又一百四十四及初學記十晉起居注曰有司奏今月九日當拜鄭夫人右婕好案儀注應服雀釵往案婕好爲九嬪之一位在三夫人下起居注恐有誤文本書顧榮傳云帝所幸鄭貴嬪有疾貴嬪亦在夫人之次亦與本傳異）甚有寵后雖貴幸而恆有憂色帝問其

故對曰妾有妹中者已適長沙王裒餘二妹未有所適恐姊爲人妾無復求者帝因從容謂劉隗曰鄭氏二妹卿可爲求佳對使不失舊隗舉其從子傭娶第三者以小者適漢中李氏皆得舊門帝召王裒爲尚書郎以悅后意后生琅邪悼王簡文帝尋陽公主帝稱尊號后雖爲夫人詔太子及東海武陵王皆母事之帝崩后稱建平國夫人咸和元年薨御覽一百三十八引中興書作九年簡文帝時爲琅邪王制服重有司以王出繼宜降所生國臣不能匡正奏免國相諸葛頤王上疏曰亾母生臨臣國沒留國第臣雖出後亦無所厭則私情得敘通典八十二亦無所厭作而上無所

厭得敘作得伸昔敬后崩孝王已出繼亦還服重此則明比一無明比二字通典八十二作明典臣所憲章也明穆皇后不奪其志乃從

琅邪王爲會稽王追號后曰會稽太妃及簡文帝即位

未及追尊案世說方正篇引中興書曰生簡文帝即位尊之曰文宣太后是誤以孝武追封屬之簡文也臨崩封皇子道子爲琅邪王領會稽國奉太妃祀太

元十九年孝武帝下詔曰會稽太妃文母之德徽音有

融誕載聖明光延于晉先帝追尊聖善朝議不一道以

疑屈朕述遵先志常惕于心今仰奉遺旨依陽秋二漢

孝懷皇帝故事上太妃尊號曰簡文太后案當從孝武本紀作簡文宣太后于是立廟于太廟路西陵曰嘉平時羣臣希旨多

謂鄭太后應配食于元帝者帝以問太子前率徐邈邈曰臣案陽秋之義母以子貴魯隱尊桓母別考仲子之宮而不配食于惠廟又平素之時不伉儷于先帝至于子孫豈可為祖考立配其崇尊盡禮由於臣子故得稱太后陵廟備典若乃祔葬配食則義所不可從之

南史臧燾傳曰晉孝武帝欲追崇庶祖母宣太后議者或謂宜配食中宗燾議曰陽秋之義母以子貴故仲子成風咸稱夫人經言考仲子宮若配食惠廟則宮無緣別築前漢孝文孝昭太后並繫子為號祭於寢園不配於高祖孝武之廟後漢和帝之母曰恭懷皇后安帝祖母曰敬隱皇后順帝之母曰恭愍皇后雖不繫子為號亦祭於陵寢不配章安二帝此則二漢雖有太后皇后之異至於並不配食義同陽秋謂宜遠準陽秋考宮之義近慕二漢不配之典尊號既正則罔極之情申別建寢廟則嚴禰之義顯繫子為稱兼明母貴之所由一舉而允三義

論者從之案臧燾之議較徐邈尤深切著明史臣葢以燾終仕劉宋故削而不載

簡文順王皇后

簡文順王皇后諱簡姬御覽一百五十一引晉中興書作簡文皇后王氏字蘭姬又二百二引晉中興書作蘭始案簡姬疑涉簡文而誤當從何書作蘭姬太原晉陽人也父遐見外戚傳后以冠族御覽一百五十一晉中興書曰后以冠族太宗納焉初為會稽王妃生子道生為世子永和四年母子竝失帝意俱被幽廢御覽一百五十一晉中興書曰竝失太宗意后及道生俱被幽廢后遂以憂薨咸安二年孝武帝即位追尊曰順皇后合葬高平陵追贈后父遐特進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御覽二百二晉中興書曰追贈前夫人成氏東豐縣君後夫人成氏東興君案此二夫人葢為后母皆遐之妻也

孝武文李太后

孝武文李太后諱陵容本出微賤始簡文帝爲會稽王有三子俱夭自道生廢黜獻王早世其後諸姬絶孕將十年帝令卜者扈謙筮之曰後房中有一女當育二貴男其一終盛晉室御覽三百六十引晉陽秋作後房當有女誕三男一女終大盛時徐貴人生新安公主以德美見寵帝常冀之有娠而彌年無子會有道士許邁者朝臣時望多稱其得道帝從容問焉荅曰邁是好山水人本無道術斯事豈所能判但殿下德厚慶深宜隆奕世之緒當從扈謙之言以存廣接之道帝然之更加採納又數年無子乃令善相者召

諸愛妾而示之皆云非其人又悉以諸婢媵示焉時后爲宮人在織坊中形長而色黑宮人皆謂之崐崘既至相者驚云此其人也帝以大計召之侍寢后數夢兩龍枕膝日月入懷意以爲吉祥向儕類說之帝聞而異焉遂生孝武帝晉鈔九十異苑云晉簡文既廢世子道生次子郁又早卒而未有息乃禱辭云若無嗣者將無應也至三更欝有黃氣起而西南遙墮室前夜幸李太后而生孝武帝御覽五百二十九引異苑作濮陽令在帝前禱至三更又六百六十六太平經日濮陽者不知何許人事道專心祈請告驗鄭鄉女足跛陽療之尋差晉簡文廢世子無嗣時使人祈請於陽於是中夜有黃氣起自西南遙墮室爾時李皇后懷孝武及會稽文孝王鄱陽長公主及孝武帝初即位尊爲淑妃太元三年進爲貴人九年又進爲夫人十二年加爲

皇太妃儀服一同太后十九年會稽王道子啟母以子貴慶厚禮崇伏惟皇太妃純德光大休祐攸鍾啟嘉祚於聖明嗣徽音于上列雖幽顯同謀而稱謂未盡非所以仰述聖心允荅天人宜崇正名號詳案舊典八月辛巳帝臨軒遣兼太保劉耽尊爲皇太后稱崇訓宮安帝即位尊爲太皇太后隆安四年崩于含章殿御覽八百九十二幽明錄日晉孝武帝母李太后給賤人簡文無子曾徧令善相者相宮人李太后給皂役不豫焉相者指之此當生貴子而有虎厄帝因幸之生孝武帝會稽王道子既登尊位服相者之見而怪有虎害且生所未見乃令人畫作虎象因以手攎欲打虎戲悒手腫痛遂以疾崩朝議疑其服制左僕射何澄右僕射王雅尚書車胤孔安國祠部郎徐廣等議曰孔愉

傳子安國字安國歷尚書左右僕射書泰誓正義曰李顒集注尚書於僞泰誓篇每引孔安國曰計安國必不爲彼僞書作傳不知顒何由爲此言陳書祺左海文集曰世說注卷一引續晉陽秋曰孔安國字安國會稽山陰人車騎倫第六子也宋書禮志晉書禮志通典吉禮凶禮皆載孔安國論議李長林宜與同時故得引其說穎達誤以爲漢之孔臨淮也案通典八十一引太常殷茂李太后服議謂名稱雖尊而據非正禮與何澄等所言名位允正體同皇極異議故傳志均削而太皇太后不載通志又引車胤荅徐廣問李太后服

名位允正體同皇極理制備盡情禮兼申陽秋之義母以子貴既稱夫人禮服從正故成風顯夫人之號文公服三年之喪子于父母之所生體尊義重且禮祖不厭孫固宜追服無屈而緣情立制若嫌明文不存則疑斯從重謂應同于爲祖母後齊衰三年禮志作齊衰期宋書徐廣傳亦稱齊

哀三年從之皇后及百官皆服齊衰朞永安皇后一舉哀於是設廬於西堂凶儀施于神獸門葬修平陵神主祔于宣太后廟

孝武定王皇后

孝武定王皇后諱法慧御覽一百三十八世說方正篇注引晉中興書均作字法惠哀靖皇后之姪也父蘊見外戚傳初帝將納后訪于公卿于時蘊子恭以弱冠見僕射謝安安深敬重之既而謂人曰昔毛嘉恥于魏朝楊駿幾傾晉室若帝納后有父者唯廕望如王蘊乃可既而訪蘊女容德淑令乃舉以應選寍康三年中軍將軍桓沖等奏御覽一百三十八引晉中興書曰

寍康三年中軍將軍桓沖侍中臣康奏曰臣聞天地之道葢相須而化成帝后之德必相協而政隆然後品物流形彝倫攸敘靈根長固本枝百世天人同致莫不由此是以塗山作儷而夏族以熙妊姒配周而姬祚以昌今長秋將建宜時簡擇伏聞試守晉陵太守王蘊女天性柔順四業允備御覽一百三十八晉中興書曰天性柔順惠心塞淵儀度既同四業允備案何書所載奏文較詳且盛德之胄御覽一百三十八引晉中興書胄作兆美善先積臣等參議可以配德乾元恭承宗廟徽音六宮御覽一百三十八引晉中興書徽音作貞進母儀天下於是帝始納焉封蘊妻劉氏為樂平鄉君御覽一百二十二引晉中興書樂平作平樂后性嗜酒驕妬帝深患之乃召蘊於

東堂具說后過狀令加訓誡藴免冠謝焉后於是少自改飾太元五年崩年二十一葬隆平陵

安德陳太后

安德陳太后諱歸女松滋潯陽人也父廣以倡進仕至平昌太守后以美色能歌彈入宮為淑媛生安恭二帝太元十五年薨贈夫人追崇曰皇太后（廿二史攷異二十一日按帝紀追尊在安帝隆安三年此有脫文）神主祔于宣太后廟陵曰熙平

安僖王皇后

安僖王皇后諱神愛（御覽一百四十九晉東宮舊事曰司徒會稽王道子等啟曰皇太子係體宸極年德並茂宜簡國媛緝宣內教故中書令太常王獻之浙安公主息女六行聿修四德允備加世載

簡正慶深積善僉日宜作配儲宮正位中饋太元二十
一年皇太子納妃琅邪臨沂王氏時年十四橥初學記
十引王隱晉書作安僖皇后王氏字神受御覽一百
四十九引王隱晉書亦云字神受疑太傳愛字誤也琅
邪臨沂人也父獻之見別傳母新安愍公主初學記十
御覽一百
四十九王隱晉書日太常王獻之女新安公主生郎安
帝姑也御覽一百五十二晉中興書日新安愍公主道
福簡文第三女徐淑媛所
生適桓濟重適王獻之
后以太元二十一年納爲太
子妃
初學記十王隱晉書日孝武帝以后少孤無兄弟
故爲安帝納爲太子妃孝武納采聘太子如王氏
百官朱服會於新安公主第祕書監王操之爲主人御
覽一百四十九晉東宮舊事日有詔以皇太子納妃賜
帛各有差使持節兼司空公尚書右僕射謝王之王瑯玡
副護軍將軍臨湘縣侯車允迎詹事尚書左僕射王珣
率東宮迎于主第又引東宮舊事會備王道子皇太子納妃故又晉孝武帝
起居注日上臨軒設懸而不樂遣兼司空琰蔡公謝王
之王誤爲玡納太子妃王氏詔日太子諱時諱駙奶當婚禮即
就御祖宗遺烈憑道德之姿保傅將翼賢士竭誠愼行

修德積善慶隆豈惟在予天賚賜所以宣其悅情其便依舊又賜左僕射王珣奏賜文武絹布百官詣止車門址彈儀上熟轅十上禮又七百三晉東宮舊事曰泰元中皇太子納妃王氏有銀塗博山連盤三斗香爐一案御覽所引頗多譌字及安帝即位立爲皇后無子義熙八年崩于徽音殿時年二十九葬休平陵

恭思褚皇后

恭思褚皇后諱靈媛河南陽翟人義興太守爽之女也后初爲琅邪王妃元熙元年立爲皇后生海鹽富陽公主魏書司馬叡傳曰后兄季之弟淡之雖德文親戚而盡心於裕德文每生男輒令方便殺焉或誘內人密加毒害前後非一及帝禪位于宋降爲零陵王妃宋元嘉十三年崩時年五十三祔葬沖平陵宋書顏延之傳曰晉恭思皇后葬應須百官湛

之取義熙元年除身以延之兼持邑吏

史臣曰方祇體安儷乾儀而合德圓舒循晷配羲曜以齊明故知陽爍陰凝萬物假其陶鑄火炎水潤六氣由其調理取譬賢掫作伉文思靈根式固寔資於此宣穆閫禮偶德潛鱗翊天造之艱虞嗣塗山之逸響賓運歸其後肖蕊有母儀之助焉武元楊氏預聞朝政明不逮遠愛溺私情深杜衛瓘之言不曉張泓之詐運其陰沴韜映乾明晉道中微基于是矣惠皇稟質天縱其嚚識暗鳴蛙智昏文蛤讀書記疑七日鳴蛙見本紀文蛤不知何語也南風肆狡扇禍稽天初踐椒宮逞梟心于長樂方覩梓樹須鴆羽於

離明褒后戚周方之葢小妹妃傾夏曾何足喻中原陷於鳴鏑其兆彰於此焉昔者高宗諒闇總百官於元老成王沖眇託萬機於上公太后御宸諒知非古而明穆康獻仍世臨朝時屬委裘躬行負扆各免華陽之釁竟躡和熹之蹤保陵遲以克終所幸實僞多矣

贊曰二妃光舜三母翼周末升夷癸褒進亡幽家邦興滅職此之由穆后沈斷忘情執爨故劒辭恩池蒲起歎崇化繁祉肇基商亂讀書記疑七曰故劍二語指張后謂宣王既不悅於張后也崇化謂文明王皇后肇基商亂此語不可解王皇后以賢稱安有肇亂之事豈以追贈及外曾祖母及從母而言乎二楊繼寵福極災生南風熾虐國喪身傾獻容幸亂居

辱疑榮援筆廢主讀書記疑七日此康獻褚皇后之事持尺威帝困學紀聞十三
日庾亮傳諭牙尺亞訓帝深念於負芸按殷芸小說晉
成帝時庾后臨朝諸庾誅南頓王宗帝問南頓何在對
曰黨峻作賊已誅帝知非黨曰言舅作賊當復云何庾
后以牙尺打帝頭云兒何以作爾語帝無言惟張目熟
視諸庾甚懼案成帝紀亦載作
賊諸語惟不言牙尺打帝事契闊終羅殷憂以斃讀書
記疑七日此指
恭思褚皇后芬寶窈窕芳菲婉嫕呂妾變嬴黃姬化
芈石文遣著金行濟徒婦德傾城迷朱奪紫

晉書斠注卷三十二

晉書斠注卷三十三

錢塘吳士鑑
烏程劉承幹　同注

列傳第三

王祥　周家祿校勘記曰下宜照總目補弟覽子目

王祥字休徵琅邪臨沂人漢諫議大夫吉之後也祖仁青州刺史父融公府辟不就　唐宰相世系表十二中日王氏音字少玄大將軍掾四子誼叡典融融字巨偉二子祥覽案本傳作仁而唐表作音且歷官亦不合未知孰誤　祥性至孝早喪親繼母朱氏不慈數譖之　世說德行篇注王祥世家日祥父融娶高平薛氏生祥繼室以廬江朱氏生覽御覽二十六引師覺孝子傳作後母憎而譖之　由是失愛於父

每使掃除牛下祥愈恭謹父母有疾衣不解帶湯藥必
親嘗母常欲生魚時天寒冰凍祥解衣將剖冰求之冰
忽自解雙鯉躍出持之而歸
書鈔一百五十八藏桀緒
晉書曰思魚聽鱺灶于時
盛寒河海堅冰旦旦冒厲風于崖伺魚一朝忽冰開小
宋有雙鯉俱出祥取以奉母初學記七引河海堅冰作
河水冰堅旦旦作朝朝崖作誰俱出作跳出類聚九引
孫盛雜語作有少冰解下有魚出因以奉母御覽二十
六師覺孝子傳日盛寒河水堅冰網罟不施母欲得生
魚解禍扣冰求之忽冰小開有雙魚出游祥垂綸而獲
之時人謂之至孝所致也寰宇記九十二日孝感濱去
常州八十五里王祥臨沂人事後母寓居武進尙義鄉
母疾思魚祥解衣將剖冰求之忽雙鯉躍出郎此讀也
又一百二十五日王祥池在望江縣西南二十里郎卧
冰取魚處也讀史方輿紀要四十八日孝水在河南府
西二十里出谷口山本名谷水王祥臥冰于此因改爲
孝水案下文有避地廬江語去武進尙遠恐寓居之說
不足深信即河南之孝水亦出附會地志謁謬往往如

是望江與廬江稍近然本傳避兵廬江尙在此事之後恐亦出依託輿地紀勝又以爲在撫州尤不足信母
又思黃雀炙復有黃雀數十飛入其幙復以供母鄉里
驚歎以爲孝感所致焉世說德行篇注蕭廣濟孝子傳日祥後母忽欲黃雀炙祥念難卒致須臾有數十黃雀飛入其幕母之所須必自奔走無不得焉其誠至如此有丹柰結實母
命守之每風雨祥輒抱樹而泣世說德行篇日家有一李樹結子殊好母恆使守之時風雨忽至祥抱樹而泣注蕭廣濟孝子傳日祥後母庭中有李彌儖覷顛柢樹始結子使祥晝視鳥雀夜則趨鼠一夜風雨大至祥抱泣至曉母見之惻然其篤孝純至如此漢末遭亂
扶母攜弟覽避地廬江隱居三十餘年不應州郡之命
世說德行篇注虞預晉書日祥以後母故陵遲不仕廿二史攷異二十一日按祥以泰始五年薨年八十五上溯漢建安九年祥始二十歲即使避地更在其前距爲徐州別駕之日祇二十餘年耳此三十當爲二十之誤

也母終居喪毀瘁杖而後起徐州刺史呂虔檄爲別駕祥年垂耳順固辭不受覽勸之

世說德行篇注虞預晉書曰年向六十刺史呂虔檄爲別駕書鈔七十三王隱晉書曰徐州刺史辟爲別駕以州之股肱糾合義□又引王書曰王祥爲本州別駕琅邪屬徐州也廿二史攷異二十一曰按魏志呂虔爲徐州刺史在文帝時計文帝黃初元年祥纔三十有六耳卽被徵在黃初之末亦止四十餘何得云耳順也王隱晉書云祥始出仕年過五十蓋據舉秀才除溫令而言非指爲別駕之日也案本書作年垂耳順蓋承虞預之誤

爲具車牛祥乃應召虔委以州事于時寇盜充斥祥率勵兵士頻討破之

廿二史攷異二十一曰按魏志呂虔請祥爲別駕民事一以委之討利城叛賊斬獲有功此傳云寇盜充斥卽利城叛賊也劉知幾以爲漢建安中徐州未靖時事蓋末攷魏志耳

州界淸靜政化大行

書鈔三十四王隱晉書曰常以服事州境獲盜

時人歌之曰海沂之康

類聚十九引王隱晉

書海沂作海內實賴王祥邦國不空別駕之功舉秀才除溫令
累遷大司農高貴鄉公卽位與定策功封關內侯拜光
祿勳轉司隸校尉魏志呂虔傳注王隱晉書曰祥始出仕年過五十矣稍遷至司隸校尉
從討毌丘儉增邑四百戶遷太常封萬歲亭侯天子幸
太學命祥爲三老書鈔六十七初學記二十一王隱晉書曰魏帝高貴鄉公入學將崇先典
乃命祥爲三老又書鈔六十七魏氏春秋曰甘露二年詔曰關內侯王祥秉義淹固可以祥爲三老祥南
面几杖以師道自居天子北面乞言祥陳明王聖帝君
臣政化之要以訓之聞者莫不砥礪魏志三少帝紀注漢晉春秋曰帝乞
言于祥祥對曰昔者明王禮樂旣備加之以忠誠忠誠之發形于言行夫大人者行動乎天地天且弗違況于
人乎書鈔五十三王隱晉書曰祥於是乃仰爲明王聖帝之軌君道之要俯以訓帝百辟聞之莫不砥礪向學

初學記二十一引作祥乃言日仰惟明主聖帝之軌及高貴鄉公之弑也朝臣舉哀祥號哭曰老臣無狀涕淚交流衆有愧色頃之拜司空轉太尉加侍中五等建封睢陵侯邑一千六百戶及武帝為晉王祥與荀顗往謁魏志三少帝紀注漢晉春秋曰晉公既進爵為王太尉王祥司徒何曾司空荀顗並詣王顗謂祥曰相王尊重何侯既已盡敬今便當拜也魏志三少帝紀注漢晉春秋日何侯與一朝之臣皆巳盡敬今日便當相率而拜無所疑也世說簡傲篇注漢晉春秋曰文王進爵為王司徒何曾與朝臣皆盡禮於王何曾傳文帝為晉王曾與高柔鄭沖俱為三公將人見曾獨致拜盡敬二人猶揖而巳案曾本傳之言與習氏之言微異習氏與曾本傳均以為文王是此傳誤作武帝也桂馥札樸巳言之祥曰相國誠為尊貴然是魏之宰相魏志三少帝紀注引漢晉春秋是字上有要字吾等魏之三公公王相

去一階而已班例大同魏志三少帝紀注引漢晉春秋班例作班列安有天子三司而輒拜人者損魏朝之望虧晉王之德君子愛人以禮吾不為也及入頡遂拜而祥獨長揖帝曰今日方知君見顧之重矣魏志呂虔傳注王隱晉書曰荀顗要祥盡敬祥不從書鈔八十五晉陽春秋日文帝進號為王荀顗入拜王祥獨長揖王謂祥日今日然後知君所發之重也案此亦以為文王事與本傳異武帝踐阼拜太保進爵為公御覽四百九十六王祥別傳日晉受禪時廟廊之士莫不懼容而祥色不怡時人為之語曰王公恨恨有送故之情也加置七官之職帝新受命虛己以求讜言祥與何曾鄭沖等耆艾篤老希復朝見帝遣侍中任愷諮問得失及政化所先祥以年老疲耄累乞遜位帝不許御史中丞侯史光以祥久

疾闕朝會禮請免祥官詔曰太保元老高行朕所毗倚以隆政道者也書鈔五十二引王隱晉書作詔曰太保耆艾元老高行清辨朕所毗倚以隆道法治者也初學記十一引王書詔作制辨作粹隆作崇治作化前後遜讓不從所執此非有司所得議也遂寢光奏祥固乞骸骨詔聽以睢陵公就第位同保傅在三司之右祿賜如前詔曰古之致仕不事王侯今雖以國公留居京邑不宜復苦以朝請其賜几杖不朝大事皆諮訪之賜安車駟馬第一區錢百萬絹五百匹牀帳簟褥以舍人六人爲睢陵公舍人置官騎二十人以公子騎都尉羣爲給事中使常優游定省又以太保高絜清素家無宅宇其權留本府須所

賜第成乃出及疾篤著遺令訓子孫曰夫生之有死自然之理吾年八十有五歛手何恨不有遺言使爾無述吾生値季末登庸歷試無毗佐之勳没無以報氣絶但洗手足不須沐浴勿纏尸皆澣故衣隨時所服所賜山玄玉佩衛氏玉玦綬笥皆勿以歛西芒上土自堅貞勿用甓石勿起墳隴穿深二丈椁取（元作趣）容棺勿作前堂布几筵置書箱鏡奩之具棺前但可施牀榻而已糒脯各一盤玄酒一杯爲朝夕奠家人大小不須送喪大小祥乃設特牲無違余命高柴泣血三年夫子謂之愚閔子除喪出見援琴切切而哀仲尼謂之孝故哭泣之哀

日月降殺飲食之宜自有制度夫言行可覆信之至也推美引過德之至也揚名顯親孝之至也兄弟怡怡宗族欣欣悌之至也臨財莫過乎讓此五者立身之本顏子所以爲命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其子皆奉而行之泰始五年薨寰宇記二十三日晉王祥墓在臨沂縣東北五十里案武帝紀泰始四年夏四月戊戌太保睢陵公王祥薨魏志呂虔傳注王隱晉書云泰始四年年八十九薨與本書武紀合是傳文誤作五年惟王隱謂年八十九薨而本傳上文遺令云吾年八十有五啟手何恨亦復互異恐王書有誤又案下文云時文明皇太后崩始踰月攷后崩亦在四年則五年碻是誤文詔賜東園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三十萬布帛百匹時文明皇太后崩始踰月其後詔曰爲睢陵公發哀事乃至今雖每爲之感傷

要未得特敘哀情今便哭之明年策謚曰元祥之薨奔赴者非朝廷之賢則親親故吏而已門無雜弔之賓族孫戎嘆曰太保可謂清達矣又稱祥在正始不在能言之流及與之言理致清遠（一作達世說德行篇作理中清遠）將非以德掩其言乎祥有五子肇夏馥烈芬肇孽庶夏早卒馥嗣爵咸寧初以祥家甚貧儉賜絹三百匹拜馥上洛太守卒謚曰孝子根嗣散騎郎肇仕至始平太守肇子俊守太子舍人封永世侯俊子遐鬱林太守烈芬並幼知名為祥所愛二子亦同時而亡將死烈欲還葬舊土（書鈔九十二引語林作一兒欲還葬舊塋）芬欲留葬京邑祥流涕曰不忘故鄉仁

也不戀本土達也惟仁與遜吾二子有焉

王覽

覽字玄通母朱遇祥無道覽年數歲見祥被楚撻輒涕泣抱持至于成童每諫其母其母少止凶虐朱屢以非理使祥覽輒與祥俱又虐使祥妻覽妻亦趨而共之朱患之乃止祥喪父之後漸有時譽朱深疾之密使酖祥覽知之徑起取酒祥疑其有毒爭而不與朱遽奪反之自後朱賜祥饌覽輒先嘗朱懼覽致斃遂止覽孝友恭恪名亞於祥及祥仕進覽亦應本郡之召稍遷司徒西曹掾清河太守五等建封即丘子邑六百戶泰始末除

弘訓少府職省轉太中大夫祿賜與卿同咸寧初詔曰覽少篤至行（魏志呂虔傳注晉諸公贊曰覽率素有至行）服仁履義貞素之操長而彌固其以覽爲宗正卿（按廿二史攷異二十一日漢以太常光祿勳衛尉宗正廷尉太僕大鴻臚大司農少府爲九卿而官名無卿字魏晉宋齊並因漢制梁武帝增置十二卿始於官名下繫以卿字今晉史諸傳閒有稱某卿者如王覽傳以覽爲宗正卿何遵傳遷太僕卿衛瓘傳轉廷尉卿司馬允之傳追賜太常卿山濤傳除太常卿何攀傳廷尉卿諸葛沖摯虞傳父模魏太僕卿虞爲衛尉卿太常卿周浚傳父裴少府卿卞敦傳父俊歷位廷尉卿謝安傳父裒太常卿孫綽傳轉廷尉卿皆唐初史臣不諳官制率意增加非當時本稱）頃之以疾上疏乞骸骨詔聽之以太中大夫歸老賜錢二十萬牀帳薦褥遣殿中醫療疾給藥後轉光祿大夫門施行馬咸寧四年卒時年七十三諡曰

貞有六子裁基會正彥琛唐宰相世系表十二中裁作裁

裁字士初撫軍長史王導傳父裁鎮軍司馬唐宰相世系表十二中曰裁撫軍長史襲卽邸子周家祿校勘記曰此數行宜附覽傳不別爲篇按本書之例凡附傳別爲篇者必有子目其無子目者必係後人誤分今覽諸子不列於子目呂虔一段又係總結全篇之文故知宜附覽傳不別爲一篇

基字士先治書御史會字士和侍御史正字士則尙書郎彥字士治中護軍琛字士瑋國子祭酒初呂虔有佩刀書鈔一百二十三御覽二百六十三引晉中興書作魏徐州刺史任城呂虔有佩刀魏志呂虔傳字子恪封萬年亭侯薨工相之以爲必登三公可服此刀虔謂祥曰苟非其人刀或爲害書鈔一百二十三引晉中興書作刀或爲累文選王文憲集注引作乃或爲害卿有公輔之量故以相與文選王文憲集序注引晉中興書以下有此字祥固辭强

之乃受御覽三百四十五引晉中興書作祥始辭之祥固強乃受書鈔一百二十三引作強乃受之臨薨以刀授覽曰汝後必興足稱此刀文選王文憲集序注晉中興書曰吾兒凡汝後必興之足稱此刀故以相與覽後奕世多賢才興於江左矣魏志呂虔傳注晉諸公贊曰覽子孫繁衍頗有賢才相繼奕世之盛古今少比焉裁子導別有

傳

鄭沖

鄭沖字文和滎陽開封人也起自寒微卓爾立操清恬寡欲耽玩經史世說政事篇注王隱晉書曰有核練才清虛寡欲喜論經史遂博究儒術及百家之言有姿望動必循一作存禮任眞自守不要鄉曲之譽由是州郡久不加禮及魏文帝爲太子搜

揚側元作仄陋命沖爲文學累遷尚書郎出補陳留太守沖以儒雅爲德莅職無幹局之譽簞食縕袍不營資產世世說政事篇注王隱晉書日草衣縕袍不以爲憂以此重之大將軍曹爽引爲從事中郎元作郎中轉散騎常侍光祿勳十七史商榷四十八日案沖論語集解正始中所上序稱光祿大夫臣鄭沖今傳但云轉散騎常侍光祿勳不云光祿大夫史文略也嘉平三年拜司空魏志三少帝紀日嘉平三年十二月以光祿勳鄭沖爲司空注引魏書作司空文陽亭侯臣沖三國志攷證二日鄭沖也晉書本傳不言封文陽亭侯當以此奏補之及高貴鄉公講尚書沖執經親授與侍中鄭小同俱被賞賜魏志三少帝紀日正元二年九月庚子講尚書業終賜執經親授者司空鄭沖侍中鄭小同等各有差俄轉司徒魏志三少帝紀日甘露元年冬十月以司空鄭沖爲司徒常道鄉公即位拜太保

魏志三少帝紀曰景元四年十二月庚戌以鄭沖爲太保位在三司之上封壽光侯

沖雖位階台輔而不預世事時文帝輔政平蜀之後命

賈充羊祜等分定禮儀律令皆先諮於沖然後施行元作用世說政事篇曰賈充初定律令與羊祜共諮太傅鄭沖沖曰皋陶嚴明之旨非僕闇懦所探羊曰上意欲令小加弘潤沖乃粗下意

及魏帝告禪使沖奉策武帝踐阼拜太傅

進爵爲公頃之司隸李憙中丞侯史光奏沖及何曾荀

顗等各以疾病俱應免官帝不許沖遂不視事表乞骸

骨優詔不許遣使申喻沖固辭上貂蟬印綬詔又不許

泰始六年詔曰昔漢祖以知人善任克平宇宙推述勳

勞歸美三俊遂與功臣剖符作誓藏之宗廟副在有司

所以明德庸勳蕃翼王室者也昔我祖考遭世多難攬授英儁與之斷金遂濟時務克定大業太傅壽光公鄭沖太保朗陵公何曾太尉臨淮公荀顗各尙德依仁明允篤誠翼亮先皇光濟帝業故司空博陵元公王沈衞將軍鉅平侯羊祜才兼文武忠肅居正朕甚嘉之書不云乎天秩有禮五服五章哉其爲壽光朗陵臨淮博陵鉅平國置郞中令假夫人世子印綬食本秩三分之一皆如郡公侯比九年沖又抗表致仕詔曰太傅韞德深粹履行高潔恬遠淸虛確然絕世艾服王事六十餘載

晉宋書故曰按曲禮五十曰艾服官政釋文云艾一音刈治也是知魏晉人讀艾爲刈與鄭康成異

忠肅

在公慮不及私遂應衆舉歷登三事仍荷保傅之重綱
繆論道之任光輔奕世亮茲天工迪宣謀猷弘濟大烈
可謂朝之儁老衆所具瞻者也朕昧于政道庶事未康
挹仰耆訓導揚厥蒙庶賴顯德緝熙有成而公屢以年
高疾篤致仕告退惟從公志則朕孰與諮謀譬彼涉川
罔知攸濟是用未許迄于累載而高讓彌篤至意難違
覽其盛指俾朕憮然夫功成身退有上德所隆成人之美
君子與焉豈必遂朕憑賴之心以枉大雅進止之度哉
今聽其所執以壽光公就第位同保傅在三司之右公
宜頤精養神保衛元作御太和以究遐福其賜几杖不朝

古之哲王欽祇國老憲行乞言以彌縫其闕若朝有大政皆就諮之又賜安車駟馬第一區錢百萬絹五百匹牀帷簟褥置舍人六人官騎二十人以世子徽爲散騎常侍使常優游定省祿賜所供策命儀制一如舊典而有加焉明年薨帝於朝堂發哀追贈太傅賜祕器朝服衣一襲錢三十萬布百匹謚曰成咸寧初有司奏沖與安平王孚等十二人皆存銘太常配食于廟初沖與孫邕曹羲荀顗何晏共集論語諸家訓注之善者記其姓名因從其義有不安者輒改易之名曰論語集解成奏之魏朝于今傳焉論語集解序曰今集諸家之善說其姓名有不安者頗爲改易名曰論語

集解光祿大夫關內侯臣孫邕光祿大夫臣鄭沖散騎常侍中領軍臣曹羲侍中臣荀顗尚書駙馬都尉關內侯臣何晏等上隋經籍志集解論語十卷何晏集兩唐志卷數同並作何晏集解宋志作何晏等四庫提要曰皇侃義疏前有奏進論語集解序題孫邕等五人之名晉書亦兼稱五人今本乃獨稱何晏者殆晏以親貴總領其事歟晏何進之孫何咸之子也黎庶昌古逸叢書敘目曰覆正平本論語集解十卷此書根源隋唐舊鈔字句與今行本異同甚夥往往合於陸氏釋文字畫亦奇古卷末題堺浦道祐居士重新命工鏤梓正平甲辰五月吉日謹誌正平甲辰當元順帝至正二十四年沖其云重新鏤梓則以前有刻本可知然時代無攷矣

無子以從子嶷為嗣位至平原內史嶷卒子僩嗣

何曾 周家祿校勘記曰下宜照總目補子劭遵子目

何曾字穎考陳國陽夏人也父夔魏太僕陽武亭侯 魏志 何夔傳曰字叔龍遷太僕封成陽亭侯案與本傳作陽武異 曾少襲爵好學博聞 魏志

何曾傳注晉諸公贊曰會以高雅稱加性純孝與同郡袁侃齊名魏明帝初爲平原侯讀史舉正曰案侯當爲王魏志可據曾爲文學及即位累遷散騎侍郎文選與侍郎曹長思書注引臧榮緒晉書作弱冠累遷散騎常侍汲郡典農中郎將給事黃門侍郎上疏曰臣聞爲國者以淸靜爲基而百姓以良吏爲本今海內虛耗事役衆多誠宜恤養黎元悅以使人郡守之權雖輕猶專任千里書鈔七十四引王隱晉書作猶千里繫比之於古則列國之君也上當奉宣朝恩以致惠和下當興利而除其害書鈔七十四引王隱晉書何曾傳作下爲民興利而除害也得其人則可安非其人則爲患書鈔七十四引王隱晉書何曾傳作得其人則民安非其人則國患故漢宣稱曰百姓所以安其田里而無歎

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此誠可謂知政之本也方今國家大舉新有發調軍師遠征上下劬勞夫百姓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愚惑之人能厭目前之小勤而忘爲亂之大禍者是以郡守益不可不得其人才雖難備猶宜粗有威恩爲百姓所信憚者臣聞諸郡守有年老或疾病皆委政丞掾不恤庶事或體性疏怠不以政理爲意在官積年惠澤不加於人然於考課之限罪亦不至訕免故得經延歲月而無斥罷之期臣愚以爲可密詔主者使隱核參訪郡守其有老病不隱親人物及季牧少恩好修人事煩撓百

姓者皆可徵還爲更選代頭之遷散騎常侍及宣帝將伐遼東會上疏魏帝曰臣聞先王制法必全於慎故建官受任則置副佐陳師命將則立監貳宣命遣使則設介副臨敵交刃又參御右蓋以盡思謀之功防安危之變也是以在險當難則權足相濟隕缺不豫則才足相代其爲國防至深至遠及至漢氏亦循舊章韓信伐趙張耳爲貳馬援討越劉隆副軍前世之迹著在篇志今太尉奉辭誅罪精甲銳鋒步騎數萬道路迴阻且四千里雖假天威有征無戰寇或潛遁消引日月命無常期人非金石遠慮詳備誠宜有副今北軍諸將及太尉所

督皆爲寮屬名位不殊素無定分統御之尊卒有變急不相鎮（一作顛）攝存不忘亡聖達所裁臣愚以爲宜選大臣名將威重宿著者成其禮秩遣詣北軍進同謀略退爲副佐雖有萬一不虞之變軍主有儲則無患矣帝不從出補河內太守在任有威嚴之稱徵拜侍中母憂去官嘉平中爲司隸校尉（魏志何夔傳注引干寶晉紀作正元中爲司隸校尉）撫軍校事尹模憑寵沐（一作作）威恣利盈積朝野畏憚莫敢言者會奏劾之（世說任誕篇注晉諸公贊曰用心甚正朝野憚之書鈔六十一王隱晉書曰時撫軍都尉尹模因校事作威曾奏收之罪甚狼籍案尹模見魏志程曉傳及三少帝紀注引魏書有大長秋臣模疑卽此人）朝廷稱爲時曹爽專權宣帝稱疾會亦謝病爽誅

乃起視事魏帝之廢也會預其謀焉時步兵校尉阮籍負才放誕居喪無禮會面質籍於文帝座曰卿縱情背禮敗俗之人今一作令忠賢執政綜核名實若卿之曹不可長也因言於帝曰公方以孝治天下而聽阮籍以重哀飲酒食肉於公座宜擯四裔無令汙染華夏帝曰此子羸病若此君不能爲吾忍邪文選竟陵文宣王行狀注干寶晉紀曰何曾謂太祖曰阮籍如此何以訓世太祖曰度外人也宜共容之書鈔六十一引王隱晉書作君不能爲我忍之耶會重引據辭理甚切書鈔六十一引王隱晉書此句下有而籍飲噉若故也一句帝雖不從時人敬憚之毋丘儉誅子甸妻荀應坐死其族兄顗族父虞並景帝姻通共表魏帝以匄其命詔聽離

婚荀所生女芝爲潁川太守劉子元妻亦坐死以懷妊繫獄荀辭詣曾乞恩曰芝繫在廷尉顧影知命計日備法乞沒爲官婢以贖芝命曾哀之騰辭上議朝廷僉以爲當遂改法語在刑法志曾在司隸積年遷尚書正元年中爲鎭北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假節將之鎭文帝使武帝齊王攸辭送數十里曾盛爲賓主備太牢之饌侍從吏騶莫不醉飽帝既出又過其子劭曾先敕劭曰客必過汝汝當豫嚴劭不冠帶停帝良久曾深以譴劭曾見崇重如此遷征北將軍進封潁昌鄉侯案魏志三少帝紀注引魏書奏永寧宮有司隸校尉潁昌侯臣曾其事在咸嘉平六年曾已封潁昌侯本傳乃列於正元中誤也

熙初拜司徒改封朗陵侯文帝爲晉王會與高柔鄭沖俱爲三公將入見會獨致拜盡敬二人猶揖而已廿二史攷異二十一日拔高柔卒於景元四年司馬昭未爲晉王至咸熙元年封王其時三公則太尉王祥司空荀顗也傳誤武帝襲王位以會爲晉丞相加侍中武帝紀咸熙二年九月戊午以魏司徒何會爲丞相與裴秀王沈等勸進踐阼拜太尉進爵爲公魏志何夔傳注晉諸公贊曰封朗陵縣公食邑千八百戶泰始初詔曰蓋謨明弼諧王躬是保所以宣崇大訓克咸四海也侍中太尉何會立德高峻執心忠亮博物洽聞明識弘達翼佐先皇勳庸顯著朕纂洪業首相王室迪惟前人施于朕躬寶佐命興化光贊政道夫三司之任雖左右王事若

乃予違汝弼臣輿不逮則存乎保傅故將明袞職未加用乂厥辟之重其以會爲太保侍中如故久之以本官領司徒書鈔五十一引王隱書作以太傅領司徒案傳爲保之誤蓋進位太傅尙在其後也會固讓不許遣散騎常侍諭旨御覽二百八書鈔五十二引王隱晉書翊贊文所郞辭不贊鬌財闕日以太保領司徒會固讓詔曰司徒舊丞相書鈔五十引王書丞輔相緋作之職自古及今總論人物治化之本書鈔五十二引王書治化雒誹謝以弘君道故選於眾而復盤桓非所問也乃親事進位太傅會以老年屢乞遜位詔曰太傅明朗高亮執心弘毅可謂舊德老成國之宗臣者也而高尙其事屢辭祿位朕以寡德憑賴保佑省覽章表實用憮然雖欲成人之美豈得遂其雅志而忘翼佐之益哉又司徒所掌務煩類聚四十五引王隱晉書作所

掌勞煩不可久勞者艾其進太宰侍中公如故善本書室藏書志曰宋刊大字本晉書中下不衍公字朝會劍履乘輿上殿書鈔一百二十九引王隱晉書作詔令乘車入殿門如漢相國蕭何田千秋魏太傅鍾繇故事賜錢百萬絹五百匹及八尺牀帳簟褥類聚六十九晉公卿禮秩日何曾遜位賜簟褥一具自副置長史掾屬祭酒及員吏一依舊制所給親兵官騎如前主者依次按禮典務使優備後每召見敕以常所飲食服物自隨令二子侍從咸寧四年薨時年八十魏志何夔傳注晉諸公贊曰年八十餘薨寰宇記二日何曾墓在太康縣西北二十里帝於朝堂素服舉哀賜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三十萬布百匹將葬下禮官議謚博士秦秀謚爲繆醜帝

不從御覽五百六十二干寶晉紀曰博士秦秀議曰曾資性驕奢不修軌則奕世以來宰臣輔相未有受詬辱之聲被有司之劾父子塵累而蒙恩貸若曾者也謹按謚法名與實爽曰繆怙威肆行曰醜曾宜謚爲繆醜策謚曰孝太康末子劭自表改謚爲元魏志何夔傳注晉諸公贊曰謚曰元公曾性至孝姚範援鶉堂筆記曰何曾傳盛稱其孝按其說本于傅玄何劭傳咸贈答詩稱內外兄弟然則傅玄何氏婿也其辭容有過譽作史者遽徇載之非也閨門一作則整肅自少及長無聲樂嬖幸之好年老之後與妻相見皆正衣冠相待如賓己南向妻北面再拜上酒酬酢既畢便出一歲如此者不過再三焉初司隸校尉傅玄著論稱曾及荀顗曰以文王之道事其親者其潁昌何侯乎其荀侯乎古稱曾閔今日荀何內盡其心以事其親外崇

禮讓以接天下孝子百世之宗仁人天下之命有能行孝之道君子之儀表也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令德不遵二夫子之景行者非樂中正之道也又曰荀何君子之宗也又曰潁昌侯之事親其盡孝子之道乎存盡其和事盡其敬亡盡其哀予於潁昌侯見之矣又曰見其親之黨如見其親六十而孺慕予於潁昌侯見之矣

然性奢豪務在華侈初學記二十六引王隱晉書作尊豪累世御覽四百七十一引王書作道豪累世帷帳車服窮極綺麗廚膳滋味過於王者齊書虞悰傳曰豫章王嶷盛饌享賓謂悰曰今日肴羞寧有所遺不悰曰恨無黃頷臛何曾食疏所載也每燕見不食太官所設帝輒命取其食蒸餅上不坼作十字不

食食日萬錢書鈔一百四十四引王隱晉書作一日食至萬錢類聚七十二引王書作日近萬錢猶曰無下箸處人以小紙爲書者敕記室勿報劉毅等數劾奏會侈忲元作忕無度帝以其重臣一無所問都官從事劉享嘗奏會華侈以銅鈎𢶃一作撖一作紖引一作車瑩牛蹄角後會辟享爲掾或勸勿應享謂至公之體不以私憾遂應辟會常因小事加享杖罰其外寬內忌亦此類也時司空賈充權擬人主會卑充而附之及充與庾純因酒相競會議黨充而抑純以此爲正直所非廿二史攷異二十一曰今以庾純傳攷之會與荀顗齊王攸議云純不求供養於禮律未有違惟譏其荒酒肆忿之失石苞則詆其榮官忘親不忠不孝矣史於苞傳無貶詞而獨責會一人抑何自相刺謬也二子遵劭劭

嗣（文選贈何劭王濟詩注臧榮緒晉書曰何劭劭襲封朗陵郡公）

何劭

劭字敬祖（文選游仙詩注引臧榮緒晉書作劭字敬宗）少與武帝同年有總角之好帝為王太子以劭為中庶子及即位轉散騎常侍甚見親待劭雅有姿望遠客朝見必以劭侍直每諸方貢獻帝輒賜之而觀其占謝焉咸寧初有司奏劭及兄遵等受故鬲令袁毅貨雖經赦宥宜皆禁止事下廷尉詔曰太保與毅有累世之交遵等所取差薄一皆置之遷侍中尚書（書鈔五十八晉起居注曰武帝太康四年詔曰何劭已歷試朝位博雅有拾遺顧問之才其以劭為侍中）惠帝即位初建東宮太子年幼欲令親萬

機故盛選六傳以劭爲太子太師通省尚書事北鈔六十五王
隱晉書曰以本官領太子太師初楊駿以口寵每莊情於廣陵王遹而賈后無子遂立遹爲太子欲令親萬機而年尚小故盛選六傳以劭領太師通省尚書事勞格技勸記曰劭于太熙初爲中書令惆悵書監諫紀元康元年八月自太子太師出爲都督豫州諸軍事鎮許昌傳皆失載後轉特進累遷尚書
左僕射文選游仙詩注臧榮緒晉書曰初爲相國掾稍遷尚書左僕射案本傳不載爲相國掾劭
博學善屬文陳說近代事若指諸掌文選游仙詩注臧榮緒晉書曰博學多聞善屬篇章魏志何夔傳注晉諸公贊曰才識深博有經國體儀永康初遷司徒趙王
倫篡位以劭爲太宰及三王交爭劭以軒冕而游其閒
無怨之者而驕奢簡貴亦有父風衣裘服翫新故巨積
食必盡四方珍異一日之供以錢二萬爲限時論以爲

太官御膳無以加之然優游自足不貪權勢嘗語鄉人王詮曰僕雖名位過幸少無可書之事惟與夏侯長容諫授博士可傳史冊耳所撰荀粲王弼傳及諸奏議文章並行於世 案書鈔一百引何劭荀粲傳世說文學篇注引弼別傳不著撰人當即何劭所作隋志云梁有太宰何劭集一卷錄一卷亡唐志作二卷 永寧元年薨 勞格校勘記曰本紀永寧元年十二月司空何劭薨是劭又自太宰轉司空矣琨辟繇[illegible]領案通鑑晉紀永寧元年十二月潁昌康公何劭薨劭嗣封朗陵公作潁昌者誤也 贈司徒謚曰康子岐嗣 魏志何夔傳注引晉諸公贊作子裴嗣御覽五百六十一王隱晉書曰養子岐為嗣類聚五十一晉中興書曰泰元二年興滅繼絕何曾後闇為朗陵侯石勒載記又有朗陵公何襲案襲閭名不見本傳當是岐之後人傳贊作裴誤文 劭初亡哀粲弔岐 魏志袁渙傳注晉諸公贊曰亮子粲字傑祖文學博識累為儒官至尚書 岐辭

以疾粲獨哭而出曰今年決下婢子品王詮謂之曰知死弔死何必見生書鈔八十五引王隱晉書何劭傳決字下有計字詮作銓知死弔死作知死而弔見生下有者字御覽五百六十一引王書與本書同岐前多罪爾時不下何公新亡便下岐品人謂忠正畏強易弱粲乃止御覽五百六十一引王隱晉書易作侮讀書記疑七曰忠正當作中正袁粲時為其州中正此晉之袁粲非宋之袁粲也

何遵

遵字思祖劭庶兄也少有幹能魏志何夔傳注晉諸公贊曰有幹能少經清職起家散騎黃門郎散騎常侍書鈔五十八晉起居注曰何遵公亮篤誠有才幹器任久歷朝位職用有效今宜敘進拾遺左右其以遵為散騎常侍皆徒分黜有與內常侍更讀文書侍中累轉大鴻臚性亦奢忲役使御府工匠作禁物又鬻行

器爲司隸劉毅所奏免官太康初起爲魏郡太守遷太僕卿又免官卒於家四子嵩紘機蕤嵩字泰基書鈔五十七引王隱晉書作字泰恭寬弘愛士博覽墳籍尤善史漢初學記十二引王隱晉書作善史法少歷清官領著作郎書鈔五十七王隱晉書曰紘爲著作郎亦不能作晉書字伯蔚位至侍中尚書魏志何夔傳注晉諸公贊曰遵子紘字伯蔚亦以幹事稱永嘉中位至尚書自以繼世名貴奢侈過度性既輕物翰札簡傲城陽王尼見紘書疏謂人曰伯蔚居亂而矜豪乃爾豈其免乎劉輿潘滔譖之於東海王越越遂誅紘初會侍武帝宴退而告遵等曰國家應天受禪創業垂統吾每宴見未嘗聞經國遠圖惟說平生常事非貽厥孫謀之

兆也及身而已後嗣其殆乎此子孫之憂也汝等猶可
獲役指諸孫曰此等必遇亂亡也及綏死嵩哭之曰我
祖其大聖乎機爲鄴平令性亦矜傲責鄉里謝鯤等拜
或戒之曰禮敬年爵以德爲主令鯤拜勢懼傷風俗機
不以爲慚憾羨爲離狐令既驕且吝陵蔑人物鄉閭疾之
如讎永嘉之末何氏滅亡無遺焉

石苞 子崇 歐陽建 孫鑠

石苞字仲容渤海南皮人也雅曠有智局容儀偉麗不
修小節故時人爲之語曰石仲容姣無雙縣召爲吏給
農司馬會謁者陽翟郭玄信奉使求人爲御司馬以苞

及鄧艾給之行十餘里玄信謂二人曰子後並當至卿相魏志鄧艾傳注世語曰鄧艾少爲襄城典農部民與石苞皆年十二三謁者陽翟郭玄信武帝監軍郭誕元奕之子建安中少府吉本起兵許都玄信坐被刑在家從典農司馬求人御以艾苞與御行十餘里與語說之謂二人皆當遠至爲佐相御覽四百四十二引徐廣晉紀作魏謁者郭元信出使從宏農求御人苞曰御隸也何朱本作可卿相平既而又被使到鄴事久不決乃販鐵於鄴市書鈔五十五王隱晉書石苞傳作買鐵鄴市又七十七引王書日石苞爲縣吏賣鐵鄴市魏志三少帝紀注世語曰初青龍中石苞鬻鐵于長安得見司馬宣王宣王知焉案郭頒以鄴市爲長安恐誤有市長沛國趙元儒名知人見苞異之因與結交歎苞遠量當至公輔由是知名見吏部郎許允魏志夏侯尚傳注魏略曰允字士宗明帝時爲尚書選曹郎出爲郡守遷侍中尚書中領軍有司奏允前擅以厨錢穀乞諸俳及其

官屬收送廷尉考問竟滅死徙邊以嘉平六年秋徙其年冬死求為小縣允謂苞曰卿是我輩人當相引在朝廷何欲小縣乎苞還歎息不意允之知己乃如此也稍遷景帝中護軍司馬御覽四百四十二引徐廣晉紀作稍遷至宏農司馬宣帝聞苞好色薄行以讓景帝帝答曰苞雖細行不足而有經國才略夫貞廉之士未必能經濟世務是以齊桓忘管仲之奢僭而錄其匡合之大謀漢高捨陳平之汙行而取其六奇之妙算苞雖未可以上儔二子亦今日之選也意乃釋徙鄴典農中郎將時魏世王侯多居鄴下尙書丁謐貴傾一時並較時利苞奏列其事由是益見稱歷東萊琅邪太守所在皆有威

惠還徐州刺史魏志三少帝紀注世語曰後擢爲尚書郎歷青州刺史水經泗水注曰下邳大城中有大司馬石苞碑案本傳不言爲尚書郎以水經下邳注證之青州爲徐州之誤苞嘗爲徐州故立碑于下邳也文帝之敗於東關也苞獨全軍而退帝指所持節謂苞曰恨不以此授卿以究大事乃還苞爲奮武將軍假節監青州諸軍事及諸葛誕舉兵淮南苞統青州諸軍督兖州刺史州泰一作周泰徐州刺史胡質案魏志質傳由常山太守遷荊州刺史不言爲徐州簡銳卒爲游軍以備外寇吳遣大將朱異丁奉等來迎誕等留輜重於都陸輕兵渡黎水苞等逆擊大破之泰山太守胡烈以奇兵詭道襲都陸盡焚其委輸異等收餘衆而退壽春平拜苞鎮東將軍封東光侯

假節頃之代王基都督揚州諸軍事苞因入朝當還辭高貴鄉公留語盡日既出白文帝曰非常主也數日而有成濟之事魏志三少帝紀注世語曰甘露中入朝當還辭高貴鄉公留中盡日文王遣人要令過文王問苞何淹留也苞曰非常人也明日發至滎陽數日而難作後進位征東大將軍俄遷驃騎將軍文帝崩賈充荀勖議葬禮未定苞時奔喪慟哭曰基業如此而以人臣終乎葬禮乃定後每與陳騫諷魏帝以麻數已終天命有在及禪位苞有力焉武帝踐阼遷大司馬御覽二百九晉武帝太始官名曰大司馬石苞開通爽悟秉意不潔又晉公卿禮秩曰晉以石苞爲大司馬次三司下進封樂陵郡公加侍中羽葆鼓吹書鈔五十一引王隱晉書吹下有之樂二字自諸葛誕破滅苞便鎮撫

淮南士馬强盛邊境多務苞既勤庶事又以威德服物淮北監軍王琛輕苞素微又聞童謠曰宮中大馬幾作驢大石壓之不得舒因是密表苞與吳人交通先時望氣者云東南有大兵起及琛表至武帝甚疑之會荆州刺史胡烈表吳人欲大出爲寇苞亦聞吳師將入乃築壘遏水以自固帝聞之謂羊祜曰吳人每來常東西相應無緣偏爾豈石苞果有不順乎祜深明之而帝猶疑焉會苞子喬爲尚書郎上召之經日不至帝謂爲必叛欲討苞而隱其事遂下詔以苞不料賊勢築壘遏水勞擾百姓策免其官勞格校勘記曰紀傳皆不載苞免官年月通鑑依三十國春秋晉春秋置

於泰始四年遣太尉義陽王望率大軍徵之以備非常又敕征東將軍琅邪王伷自下邳會壽春讀史舉正日泰始五年二月伷鎮下邳時未爲琅邪乃東莞王也勞格校勘記日通鑑攷異云伷于五年二月始鎮下邳恐傳誤也案伷自撫軍將軍出爲鎮東大將軍進拜大將軍亦未嘗爲征東也[illegible]苞用掾孫鑠計放兵步出住都亭待罪帝聞之意解及苞詣闕以公還第苞自恥受任無效而無怨色時鄴奚官督郭廙上書理苞帝詔日前大司馬苞忠允清亮才經世務幹用之績所歷可紀宜掌教典以讚時政其以苞爲司徒有司奏苞前有折撓不堪其任以公還第已爲弘厚不宜擢用詔日吳人輕脆終無能爲故疆埸之事但欲完固守備使

不得越逸而已以苞計畫不同慮敵過甚故徵還更授
昔鄧禹撓於關中而終輔漢室豈以一眚而掩大德哉
於是就位苞奏州郡農桑未有賞罰之制宜遣掾屬循
行皆當均其土宜舉其殿最然後黜陟焉書鈔五十二王隱晉書曰
石苞爲司徒深陳農桑本務明其考課居位五年天下稱之
詔曰農殖者爲政之本
有國之大務也雖欲安時興化不先富而教之其道無
由而至今四海多事軍國用廣加承征伐之後屢有水
旱之事倉庫不充百姓無積古者稼穡樹藝司徒掌之
今雖登論道然經國立政惟時所急故陶唐之世稷官
爲重今司徒位當其任乃心王事有毀家紓國乾乾匪

躬之志其使司徒督察州郡播殖將委事任成垂拱仰

辦若宜有所循行者其增置掾屬十人聽取王官更練

事業者苞在外稱爲忠勤帝每委任焉泰始八年薨武帝紀作九年二月癸巳帝發哀於朝堂賜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

三十萬布百匹及葬給節幢麾曲蓋追鋒車鼓吹介士

大車寰宇記六十五日石苞臺在南皮縣南一十三里高二丈苞南皮人也按城冢記云南皮有石苞墓此是也皆如魏司空陳泰故事車駕臨送於東掖門外策

謚曰武咸寧初詔苞等並爲王功列於銘饗苞豫爲終

制曰延陵薄葬孔子以爲達禮華元厚葬春秋以爲不

臣古之明義也自今死亡者皆斂以時服不得兼重又

不得飯唅爲愚俗所爲又不得設肰帳明器也定窆之後復土滿坎一不得起墳種樹昔王孫裸葬矯時其子奉命君子不譏況於合禮典者耶諸子皆奉遵遺令又斷親戚故吏設祭有六子越喬統浚儁崇元和姓纂十作苞生喬統越峻儁嵩案林氏以越爲三子與本傳異峻爲浚之誤嵩爲崇之誤以統爲嗣統字弘緒歷位射聲校尉大鴻臚子順爲尚書郎元和姓纂十曰統孫瑛趙司空案瑛當是順之子越字弘倫早卒喬字弘祖歷尚書郎散騎侍郎帝既召喬不得深疑苞反及苞至有慚色謂之曰卿子幾破卿門苞遂廢之終身不聽仕又以有穢行徙頓丘與弟崇同被害二子超熙亡走得免成都王穎之起

義也以超爲折衝將軍討孫秀以功封侯又爲振武將軍征荊州賊李辰穎與長沙王乂相攻超常爲前鋒遷中護軍陳眕等挾惠帝北伐超走還鄴穎使超距帝於蕩陰王師敗績超逼帝幸鄴宮會王浚攻穎於鄴穎以超爲右將軍以距浚大敗而歸從駕之洛陽西遷長安河間王顒以超領北中郎將使與穎共距東海王越超於滎陽募兵右將軍王闡與典兵中郎趙則並受超節度爲豫州刺史劉喬繼援范陽王虓逆擊斬超而熙得走免永嘉中爲太傅越參軍俊字景倫（案上文作俊此作俊浚之弟名儁則不當作俊也）清儉有鑒識敬愛人物位至黃門侍郎爲當

世名士早卒儁字彥倫少有名譽議者稱爲令器官至陽平太守早卒

崇字季倫生於青州故小名齊奴少敏惠勇而有謀文選王明君詞思歸引序注均引臧榮緒晉書曰早有智慧類聚二十一王隱晉書曰石季倫少多意智敏捷有計略苞臨終分財物與諸子獨不及崇其母以爲言御覽八百六十三太康起居注曰石崇崔亮母疾日賜清酒粳米各五升猪羊肉各一斤半又三百七十一志怪集曰石季倫母喪洛下豪俊赴殯者傾都王戎亦入臨殯便見鬼攘臂打撾甚惶懼有一人當棺立此鬼披胸陷之此人郎應鑿而倒人便去得病半日死苞曰此兒雖小後自能得年二十餘案書鈔七十八引王隱晉書作年三十餘文選思歸引序注引臧榮緒晉書亦作二十餘則三十誤也爲修武令有能名入爲散騎郎遷城陽太守書鈔六十五山濤啟

事云太子左衛率缺城陽太守石崇北中郎中司孫尹皆忠篤有文武皆其選也御覽二百四十五山公啓事日中庶子缺宜得俊茂者以濟陰太守留儼城陽太守石崇參選又二百四十七山公啓事日太子左率缺侍衛威重宜得其才无疾患者城陽太守石崇忠讜有文武河東太守焦勝清貞有信義皆其選也案傳不言爲左衛率中庶子非史文從略蓋崇與楊駿有隙故山公屢薦而終不用也伐吳有功封安陽鄉侯在郡雖有職務好學不倦以疾自解頃之拜黃門郎兄統忤扶風王駿有司承旨奏統將加重罰既而見原以崇不詣闕謝恩有司欲復加統罪崇自表曰臣兄統以先父之恩早被優遇出入清顯歷位盡勤伏度聖心有以垂察近爲扶風王駿橫所誣謗司隸中丞等飛筆重奏劾案深文累塵天聽臣兄弟跼蹐憂心如悸駿

戚屬尊重權要赫奕內外有司望風承旨苟有所惡易於投卵自統枉劾以來臣兄弟不敢一言稍自申理戢舌鉗口惟須刑書古人稱榮華於順旨枯槁於逆違誠哉斯言於今信矣是以雖董司直繩不能不深其文抱枉含謗不得不輸其理幸賴陛下天聽四（元作內）達靈鑒昭遠存先父勳德之重察臣等勉勵之志中詔申料罪讜澄雪臣等刻肌碎首未足上報臣即以今月十四日與兄統浚等詣公車門拜表謝恩伏度奏御之日暫經天聽此月二十日忽被蘭臺禁止符以統蒙宥恩出非常臣晏然私門曾不陳謝復見彈奏訕辱理盡臣始聞

此惶懼狼狽靜而思之固無怪也苟尊勢所驅何所不至望奉法之直繩不可得也臣以凡才累荷顯重不能負載析薪以荅萬分一月之中奏劾頻加曲之與直非臣所計所愧不能承奉戚屬自陷於此不媚於寵實愧王孫隨巢子稱明君之德察情為上察事次之所懷具經聖聽伏待罪黜無所多言由是事解累遷散騎常侍侍中武帝以崇功臣子有幹局深器重之元康初楊駿輔政大開封賞（御覽一百九十八引王隱晉書作封賞過度）多樹黨援崇與散騎郎蜀郡何攀（攀本傳作散騎侍郎御覽一百九十八引王隱晉書亦作散騎常侍）共立議奏於惠帝曰陛下聖德光被皇靈啟祚正位東宮

二十餘年道化宣流萬國歸心今承洪基此乃天授至於班賞行爵優於泰始革命之初不安一也吳會僭逆幾於百年邊境被其荼毒朝廷爲之旰食先帝決獨斷之聰奮神武之略蕩滅逋寇易於摧枯然謀臣猛將猶有致恩竭力之效而今恩澤之封優於滅吳之功不安二也上天眷祐實在大晉卜世之數未（元作莫）知其紀今之開制當垂于後若尊卑無差有爵必進數世之後莫非公侯不安三也臣等敢冒陳聞竊謂泰始之初及平吳論功制度名牒皆悉具存縱不能遠遵古典尚當依準舊事書奏弗納出爲南中郎將荆州刺史領南蠻校

尉御覽一百七十二引嶺表錄石季倫爲交趾採訪使以眞珠三斛買梁氏女綠珠事案晉時無採訪使官名當平吳之後崇以荊州刺史遙領南蠻校尉並未親至交趾唐人記載不足徵信加鷹揚將軍崇在南中得鴆鳥雛以與後軍將軍王愷時制鴆鳥不得過江爲司隸校尉傅祇所糾詔原之王愷傳亦云傅祇劾之有司皆論正重罪詔特原之書鈔六十三引晉諸公贊則云司隸傅祇於愷家得鴆奏而免之燒鴆於都街崇穎悟有才氣而任俠無行檢在荊州劫遠使商客致富不貲文選恩倖論傳注王隱晉書曰石崇貪而好利富擬王者書鈔七十二晉中興書曰石崇爲荊州刺史數劫商賈世說汰侈篇注王隱晉書曰石崇爲荊州刺史劫奪殺人以致巨富徵爲大司農以徵書未至擅去官免文選思歸引注引臧榮緒晉書作崇爲大司農坐未被書擅頓之一本無云官免之字拜太僕出爲征虜將軍假節監徐

州諸軍事鎮下邳崇有別館在河陽之金谷一名梓澤送者傾都帳飲於此焉世說品藻篇注石崇金谷詩敘曰余以元康六年咏儗鐵鈢注從太僕卿出爲使持節監青徐諸軍事征虜將軍有別廬在河南縣界金谷澗中或高或下有淸泉茂林衆果竹柏藥草之屬莫不畢備又有水碓魚池土窟其爲娛目歡心之物備矣時征西大將軍祭酒王詡當還長安余與衆賢共送往澗中遂各賦詩以敘中懷或不能者罰酒三斗故具列時人官號姓名年紀又寫詩著後凡三十人吳王師議郎關中侯始平武功蘇紹字世嗣年五十爲首御覽九百十九石崇金谷詩序曰吾有廬在河南金谷中去城十里有田十頃羊二百口鷄猪鵝鴨之類莫不畢備寰宇記三郭緣生述征記云金谷谷也地有金水自太白原南流絕此谷晉衞尉石崇因即川阜而造爲園類聚九戴延之西征記曰梓澤去洛陽六十里彌續五廿聯梓澤金谷也中朝賢達所集賦詩猶存是石崇居處御覽七十二輿地志曰梓澤在王城西北三十里與金谷相近又郡國志云梓澤即金谷也有金水出焉故謂之金谷晉石季倫別墅在焉水經酒水

注日下邳大城內有監軍石崇碑案據詩序作監青徐傳脫青字崇之葬地史無可攷或以其曾鎮下邳故立碑于此

至鎮與徐州刺史高誕爭酒相侮爲軍司所奏免官復拜衛尉與潘岳諂事賈謐謐與之親善號曰二十四友廣城君每出崇降車路左望塵而拜其卑佞如此財產豐積室宇宏麗後房百數皆曳紈繡珥金翠絲竹盡當時之選庖膳窮水陸之珍與貴戚王愷羊琇之徒以奢靡相尚

初學記十八王隱晉書曰石崇百道營生積財如山御覽四百七十一徐廣晉紀曰石季倫甚富多衣服伎樂夸於許史世說汰侈篇注續文章志曰崇資產累巨萬金宅室輿馬僭擬王者築榭開沼殫極人巧與貴戚羊琇王愷之徒競相高以侈靡而崇爲居最琇等每愧羨以爲不及也

愷以粭澳釜崇以蠟代薪愷作紫絲布步障四十里崇作錦步

障五十里以敵之崇塗屋以椒愷用赤石脂世說汰侈篇曰王君夫以粭糒澳釜石季倫用蠟燭作炊君夫作紫絲布步障碧綾裏四十里石崇作錦步障五十里以敵之石以椒爲泥王以赤石脂泥壁通鑑晉紀注本草圖經曰赤石脂出濟南射陽及太山之陰蘇恭云濟南太山不聞出者惟虢州盧氏澤州陵川縣慈州呂鄉縣並有及宜州諸山亦出今出潞州以色理鮮膩者爲勝崇愷爭豪如此世說汰侈篇注晉諸公贊曰崇性好俠與王愷競相誇衒也武帝每助愷嘗以珊瑚樹賜之高二尺許枝柯扶疏世所罕比愷以示崇崇便以鐵如意擊之應手而碎類聚七十御覽七百三引語林而碎作瓦碎愷既惋惜又以爲嫉己之寶聲色方厲世說汰侈篇方厲作甚厲崇曰不足多恨今還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樹有高三四尺者六七株書鈔一百三十五石崇故事曰崇有珊瑚如意長三尺有二寸類聚七十

御覽七百三引語林作六十七枚條榦絕俗光彩曜日御覽七百三引語林曜日作溢日如愷比者甚衆愷怳然自失矣世說汰侈篇怳然作惘然崇爲客作豆粥咄嗟便辦每冬得韭蓱虀嘗與愷出游爭入洛城崇牛迅若飛禽愷絕不能及愷每以此三事爲恨乃密貨崇帳下問其所以世說汰侈篇曰又牛形狀氣力不勝王愷牛而與愷出游極晚發爭入洛城崇牛數十步後迅若飛禽愷牛絕走不能及每以此三事爲搤腕乃密貨崇帳下都督及御車人問以所答云豆至難煮豫作熟末客來但作白粥以投之耳韭蓱虀是擣韭根雜以麥苗耳牛奔不遲世說汰侈篇奔作本良由馭者逐不及反制之可聽蹁轅則馭矣世說汰侈篇作急時聽偏轅則駛矣於是恐從之遂爭長焉崇後知之因殺所告者

嘗與王敦入太學見顏回原憲之象顧而歎曰若與之同升孔堂去人何必有間敦曰不知餘人云何子貢去卿差近崇正色曰士當聲元作身名俱泰何至甕牖哉世說汰侈篇作士當令身名俱泰何至以甕牖語人其立意類此劉輿兄弟少時為王愷所嫉愷召之宿因欲坑之崇素與輿等善聞當有變夜馳詣愷問二劉所在愷迫卒不得隱崇徑造元作進於後齋索出同車而去語曰年少何以輕就人宿輿深德之及賈謐誅崇以黨與免官時趙王倫專權文選王明君詞注引臧榮緒晉書作趙王倫專任孫秀崇甥歐陽建與倫有隙崇有妓曰綠珠御覽一百七十二嶺表錄曰白州有一派水出雙角山合容州江呼為綠珠井在雙角山下梁氏之

居舊井存焉案此爲唐人記載恐出傳會附注之以備異聞美而豔善吹笛類聚十八引干寶晉紀作美而工舞御覽三百八十引作美如玉善舞孫秀使人求之崇時在金谷別館方登涼臺臨清流世說仇隙篇注類聚十八引干寶晉紀均作方登涼觀臨清水婦人侍側使者以告崇盡出其婢妾數十人以示之皆蘊蘭麝被羅縠曰在所擇世說仇隙篇注引干寶晉紀作曰任所以擇使者曰君侯服御麗則麗矣然本受命指索綠珠不識孰是崇勃然曰綠珠吾所愛不可得也使者曰君侯博古通今察遠照邇願加三思崇曰不然使者出而又反崇竟不許秀怒乃勸倫誅崇建崇建亦潛知其計乃與黃門郎潘岳陰勸淮南王允齊王冏以圖倫秀秀覺之遂

矯詔收崇及潘岳歐陽建等崇正宴於樓上介士到門崇謂綠珠曰我今為爾得罪綠珠泣曰當效死於官前因自投于樓下而死洛陽伽藍記一曰昭儀寺有池趙逸云是晉侍中石崇家池池南有綠珠樓於是學徒始寤經過者想見綠珠之容也崇曰吾不過流徙交廣耳及車載詣東市崇乃歎曰奴輩利吾家財收者荅曰知財致害何不早散之崇不能荅崇毋兄妻子無少長皆被害魏志蘇則傳曰則弟愉注云愉子紹字世嗣為吳王師石崇妻紹之兄女也輿地紀勝五引夷堅庚志云平江府吳縣貢華山相傳以為石崇墓恐不足信死者十五人崇時年五十二初崇家稻米飯在地經宿皆化為螺時人以為族滅之應廿二史攷異二十一曰按衛瓘傳初瓘家人炊飯墮地盡化為螺歲餘及禍二事正相類又裴楷傳初楷

家炊黍在甑或變爲拳或爲血或作蕪菁子其年而卒事亦相近也有司簿閱崇水碓三十餘區倉頭八百餘人他珍寶貨賄田宅稱是御覽四百七十一王隱晉書曰石崇雖有人才而性麄强貪而好利富擬王者有司簿閱崇田宅財物及水碓有三千餘區倉頭八百人他珍寶奇異不可稱數案三千餘區當從本傳作三十及惠帝復作詔以卿禮葬之封崇從孫演爲樂陵公晉鈔四十八晉起居注曰惠帝元康元年詔曰故樂陵公石苞國祚莫繼其特以苞孫行爲樂陵公苞案行當爲演之誤惟一作苞孫一作崇從孫互異會孫樸劉羣傳作石璞字玄眞爲人謹厚無他材藝沒於胡石勒以與樸同姓俱出河北引樸爲宗室特加優寵位至司徒勞格校勘記曰據載記樸爲司空非司徒

歐陽建字堅石世爲冀方右族文選臨終詩注王隱晉書曰石崇外甥歐陽建

勃海人也寰宇記六十五日建勃海重合人石崇之甥為郡豪傑也雅有理思才藻美贍書鈔一百歐陽建別傳云建文辭美贍搆理清微擅名北州時人為之語曰渤海赫赫歐陽堅石辟公府歷山陽令尚書郎馮翊太守甚得時譽及遇禍莫不悼惜之文選臨終詩注王隱晉書曰為馮翊太守趙王倫之為征西撓亂關中建每匡正不從私欲由是有隙及平倫篡位勸淮南王允誅倫未行事覺倫收崇建及母妻無少長皆行斬案隋志有頓邱太守歐陽建集二卷與本傳作馮翊太守異年三十餘臨命作詩文甚哀楚寰宇記六十五日歐陽建墓在臨津縣東南二十七里

孫鑠字巨鄴案書鈔六十引臧榮緒晉書作孫鑠字巨業蓋避愍帝諱河內懷人也少樂為縣吏周家祿校勘記曰樂疑當為鑠聲之誤太守吳奮轉以為主簿鑠自微賤登綱紀時僚大姓一本多猶字不與鑠同坐奮

大怒遂薦鑠爲司隸都官從事司隸校尉劉訥甚知賞之時奮又薦鑠於大司馬石苞苞辟爲掾鑠將應命行達許昌會臺已密遣輕軍襲苞于時汝陰王鎮許鑠過謁之王先識鑠以鄉里之情私告鑠曰無與禍鑠既出即馳詣壽春爲苞畫計苞賴而獲免遷尚書郎書鈔六十藏榮緒晉書曰補吏部令史數日羣縣自可不爲鑠禮而天臺復爾乃以公府掾爲令史若陳擒自表諸人並省列不階卑雜而我獨屯塞不通如何遂就職遷尚書郎案本傳不載鑠爲令史以公府掾爲令史一語證之自當在石苞辟掾之後遷尚書郎之前在職駁議十有餘事爲當時所稱類聚六十二王隱晉書曰東宮坊有解相殺者中丞奏郎官從事孫鑠杖一百鑠奏東宮是行馬內而推行馬外官爲建法令詔中丞令史各一百

史臣曰若夫經爲帝師鄭沖於焉無愧孝爲德本王祥
所以當仁何曾善其親而及其親之黨者也夏禹恭儉
殷因損益牲牢服用各有品章諸侯不恆牛命士不恆
豕禦而驕奢其關乎治政乘時立制莫不由之石崇學
乃多聞情乖寡悔超四豪而取富喻五侯而競爽春畦
藿靡列於凝沍之晨錦障逶迤亙以山川之外撞鐘舞
女流宕忘歸至於金谷含悲吹樓將墜所謂高蟬處乎
輕陰不知螳螂襲其後也

贊曰鄭沖含素王祥遲暮百行斯融雙飛天路何石殊
操芳飪標奇帝風流靡崇心載馳矜奢不極寇害成貲

邦分身墜樂往哀隨

晉書斠注卷三十三